

代

常振國·降雲編

歷代詩話論作家
(二)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詩話

歷

詩

常振國・降雲編

歷代詩話論作家

(二)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030076-2 (82-20)

歷代詩話論作家<二>

編輯者：常振國降雲
發行人：張明弘
執行編輯：鄧海翔
編輯：陳敬介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1八五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三樓・電話／(02)3820613
發行組：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八二巷一九號・電話／(02)2252240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臺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02)3116829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號
臺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04)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07)5210416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號
總經銷：三友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27 巷11弄17號 5 樓
電話／(02)2405600／2405707／2482395
排版者：文匯印刷資訊處理有限公司
印刷者：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 320 元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 S B N 957-16-0195-0
(套)957-16-0193-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歷代詩話論作家

第二冊 目錄

劉禹錫	七七
白居易	一三
李紳	四四
李正封	四六
柳宗元	四六
姚合	五九
皇甫湜	五九
元稹	六〇
項斯	六七
賈島	六八
無可	七三
皎然	七三
張祜	七四
朱慶餘	七八
李賀	七九
盧仝	八四
劉叉	八九
許渾	八九
杜牧	九五
李商隱	一〇
溫庭筠	一二五
薛能	一二六
方幹	一二九
李群玉	一三〇
羅隱	一三〇

皮日休	一三四
陸龜蒙	一三五
李 頻	一三七
司空圖	一三八
聶夷中	一四〇
韓 僊	一四〇
魚玄機	一四四
鄭 谷	一四四
秦韜玉	一五〇
杜荀鶴	一五〇
韋 莊	一五三
皇甫松	一五五
權德興	一五六
花蕊夫人	一五六
和 凝	一五八
牛希濟	一五八

李 璞	一五九
王禹偁	一六二
魏 野	一六八
林 逋	一七二
楊 億	一七八
錢惟演	一八二
劉 笛	一八六
范仲淹	一八七
張 先	一九一
柳 永	一九三
晏 殊	一九一
石延年	一九〇
尹 淑	一九四
宋 庠	一九六
宋 祁	一九六
牛希濟	一〇八

梅堯臣	一一二	陳師道	四六二
歐陽修	一三六	晁補之	四六一
蘇舜欽	一四九	張耒	四七一
蘇洵	一五三	周邦彥	四八二
曾鞏	一五四	葉夢得	四八二
王安石	一五六	呂本中	四八三
晏幾道	三〇二	曾幾	四八九
王令	三〇四	陳與義	四九〇
王珪	三〇五	韓駒	四九四
道潛	三〇九	潘大臨	四九九
蘇軾	三一二	朱敦儒	五〇三
蘇轍	四〇四	蕭德藻	五〇五
蘇頌	四〇七	陸游	五〇五
黃庭堅	四〇八	范成大	五〇六
秦觀	四五〇	尤袤	五〇七
賀鑄	四六〇	楊萬里	五〇八

劉過

姜夔

趙師秀

五〇九

戴復古

劉克莊

五一

五二

劉禹錫（公元七七二年—公元八四二年）

《本事詩》

一、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鬟鬢梳頭宮樣妝一作「高髻雲鬟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一作「蘇州」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情感第一）

二、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郎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諷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敍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一作「又」來。」（事感第二）

《臨漢隱居詩話》

三、參看杜甫一六。

四、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

五、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

六、參看王建七。

七、參看韓愈三五。

《風月堂詩話》

八、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酬白舍人曹長寄詩言游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左司，謂韋應物也。（卷上）

九、劉夢得《嘉話》云：「九日作詩，欲用『糕』字韻，苦無故實。」余觀《隋·五行志》載謠言

曰：「八月刈禾傷旱，九月食糕正好。」則不爲無故實矣，豈夢得偶未見之耶？（卷下）

《藏海詩話》

一〇、劉禹錫、柳子厚小詩極妙。

一一、參看李商隱一五。

《珊瑚鈎詩話》

一二、劉禹錫作金陵詩（指《西塞山懷古》）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一作「幡」出石頭。」當時號爲絕唱。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我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矜云：「余雖不及，然亦不孤樂天之賞耳。」（卷一）

一三、古有採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晴。」此風言。（卷三）

《優古堂詩話》

一四、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碧溪詩話》

一五、《賓客集》：「添爐搗雞舌，洒水淨龍鬚。」駱賓王：「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尊。」此體甚衆。惟柳子厚《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最工，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爲國老，濁酒爲賢人故也。夢得又有「藥爐燒姹女，酒瓮貯賢人」，近於湯燭右軍矣。余嘗爲《郊行》詩云：「江干食息呼扶老，木末攀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鷹一名「扶老」，《爾雅》女夢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遺一枝居巧婦，不殊大廈賀嘉賓。」蓋用《爾雅》注「鵠鵠俗呼巧婦」，《炙轂子》「雀」一名嘉賓，言集人屋如嘉賓也。樂天曾用「巧婦」對「慈姑」。（卷三）

一六、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睨堯事。此一字用事者。（卷三）

一七、夢得「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乃倒用蓋次公「無多酌我」；「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倒用《絕交論》。（卷四）

一八、沈慶之謂上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夢得《送李策》云：「深春風日靜，爭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詞，門有白面生。」（卷六）

一九、劉禹錫謫連州，作《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下種暖灰中，乘陽坼芽孽。

。」又作《竹枝詞》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畲。」當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宜倍其勞，而耕反魯莽也。夢得《蠻子歌》云：「蠻語鈞軼音，蠻衣斑爛布。熏狸拙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麋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賓客謫居朗州，而五溪習俗盡得之矣。（卷七）

二〇、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此等語皆通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卷七）

二一、參看韓愈九五。

二二、史趙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析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下其二首爲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爲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傳以趙之明曆。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卷九）

《韻語陽秋》

二三、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於牆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屍而盜不得，爲朝庭恥。遂下詔募捕竟得。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劉夢得有《代靖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又云：「秉燭

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澆灌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托於靖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與？（卷三）

二四、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糖』字，六經中無此字，惟《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余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勝肉，官酒重於糖。」則何嘗按六經所出邪？（卷五）

二五、參看蘇軾《二二一、二三三》。

二六、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卷八）

二七、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進不止，方且據鞍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爲司馬時經歷，故篇首有「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卷八）

二八、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爲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慄。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

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夢得嘗爲《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槍星。」又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爲師道屯陽谷以當魏將，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卷八）

二九、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其二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其一云：「城西門前灤瀨堆，年年波浪不曾摧。」又言昭君坊、瀼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言，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詞》九章。則茂倩亦以爲武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卷一五）

三〇、參看王建二一。

三一、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卷二十）

《艇齋詩話》

三二、劉夢得《武昌老人說笛歌》宛轉有思致。

三三、參看韋應物二三。

《庚溪詩話》

三四、劉禹錫六「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卷下）

《二老堂詩話》

三五、劉禹錫《淮陰竹》五首：「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環，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今儂羨，羨郎船尾燕。銜尾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郎船，頭昂尾轡轡。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律也。惟『無奈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余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劉禹錫《淮陰行》）

《竹莊詩話》

三六、《蔡百衲詩評》云：「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

卷一）

三七、《鑒誠錄》云：「劉夢得有洞庭詩，雍陶有詠君山詩，作者才力伯仲，往往暗合。」（卷十

五)

三八、山谷云：「此四章（指《三闋詞四首》）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鑒也。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文耳。」

三九、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簫一篇，嘆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卷二十）

四〇、《漫齋語錄》云：「劉禹錫長於歌行並絕句，如《武昌老人說笛歌》，山谷云：『使宋玉、馬融復生，亦當許之。』《金陵懷古》等五絕，樂天云：『在在處處當有神物護持。』不虛語也。」（卷二十）

四一、參看王建一九

《對床夜語》

四二、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劉詩仿白。（卷五）

《潛溪詩眼》

四三、參看杜甫五四九。

四四。余舊日嘗愛劉夢得《蜀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劉夢得之淺近。（一三）

四五、參看李商隱五三。

《蔡寬夫詩話》

四六、參看柳宗元六二。

四七、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酬淮南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李義山呈令狐相公》詩曰：「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欲休官。」以指其座中人，皆顯言之，蓋當時自不以爲諱。近世言還俗，雖里民且恥之也。（六六）

《詩史》

四八、參看元稹三一。

四九、昔蘇子美言樂天《琵琶行》中雲「夜深忽夢少年事，覺來粉淚紅闌干」，此聯有佳句。余謂夢得《武昌老人吹一作「說」笛歌》云：「……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聲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不減樂天。（一七）